空间生产视角下徐州“马庄经验”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范昕芸，渠爱雪，彭俊皓

（江苏师范大学地理测绘与城乡规划学院，徐州 221116）

摘要：以徐州市马庄村为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构建三元辩证分析框架，探讨“马庄经验”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表明，马庄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了三元空间重构：权力主导、资本推动和村民参与共同促进制度空间的完善；“三生空间”的重构优化了物质空间的功能和结构；社会空间的重塑表现为地方认同感提升、社会关系多元化以及社会认同增强。未来，马庄村应持续推进治理创新、文科赋能与主体联动，实现三元空间协同创新，助力高质量乡村振兴。

关键词：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乡村振兴；马庄村

中图分类号：K901；F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01－0205－08

促进乡村振兴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后生产主义语境下，乡村发展范式正经历由生产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的结构性转型，聚焦乡村文化体验重塑、生态价值提升和多元休闲消费空间生产[1-3]。空间生产理论强调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4]，其本质在于创造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求的空间[5]，为后生产主义乡村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国内外学者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对乡村空间的生产与重构过程、机制及实践路径展开了相关研究。其中，重点研究了乡村旅游空间[6-7]、文化空间[8]、社会空间[9]及公共空间[10]的生产，普遍认为以政府为主的权利主体通过政策能动引导乡村空间的生产[11]，以企业为主的资本主体将乡村视为资本增值空间，成为推动乡村空间转型的重要力量[12-13]，村民、游客等社会主体通过参与空间生产实践亦对乡村空间重塑产生重要影响[14-15]；旅游型乡村空间重构的核心在于协调村民、企业和政府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分配[16]，通过搭建良性互动网络和多元合作平台[17]，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现状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总体来看，多聚焦于由资本引入等外部力量主导的乡村空间生产模式，对于由乡村经济、社会与文化转型引发的空间生产过程的关注相对薄弱，对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空间生产过程与机制研究有待深化。徐州市马庄村作为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区别于由外部资本推动的旅游型乡村发展模式，其发展注重保持本土特色，依托地方文化、资源和社区参与推动乡村振兴，乡村空间得以不断生产和重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庄经验”。基于此，依托空间生产理论建构“三元空间”分析框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文本分析法、田野调查法深入剖析“马庄经验”形成的理论逻辑，以期丰富空间生产理论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案例研究，并为中国乡村振兴实践路径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1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1.1 理论视角：空间生产理论三元辩证法

空间生产理论由 Lefebvre[18]提出，其核心观点是“空间是社会生产的结果”，需要关注空间中的关系和空间本身的生产，Lefebvre 将空间划分为空间表征、空间实践、表征空间三元，分别对应构想的、感知的和生活的空间。空间表征是对空间的概念化、理论化表达，是经过思考、抽象和符号化的空间呈现[19]。空间实践是人类在特定空间中进行的各种实际活动和行为，它包括了生产活动、日常生活行为、社会交往等具体的实践形式[20]。表征空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的、具有主观意义和价

收稿日期：2025-07-16

基金项目：徐州市社会科学基金(24XSM-353)；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2024XKT0088)

作者简介：范昕芸(2000—)，女，江苏连云港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通信作者渠爱雪(1971—)，女，江苏徐州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彭俊皓(2000—)，男，四川南充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

值的空间。这3个空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彼此促进，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整体性的空间生产系统。三元辩证法为乡村空间生产研究提供深刻的理论视角，将分析焦点从物质层面延伸至更深远的社会层面，拓展了对乡村空间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理解。

1.2 分析框架

马庄村从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转型过程中，形成多元价值空间，空间服务功能不断完善，乡村空间不断重构。在此，借用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来探究马庄村的空间重构过程（图1）。其中，空间表征对应马庄村制度空间的重构，主要通过政策、制度、规划来引导村庄发展方向和模式；空间实践对应马庄村物质空间的改变，通过生产与生活实践改造和重塑村庄的物质形态；表征空间反映了社会状态，村民在积极参与马庄村的建设与发展中不断强化“马庄文化”“马庄精神”自我认同，政府、企业、村民、社会多元主体互动强化“马庄经验”社会认同，从而推动社会空间重塑。在马庄村的发展过程中，制度空间、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相互作用，三者正向有序协同发展，推动乡村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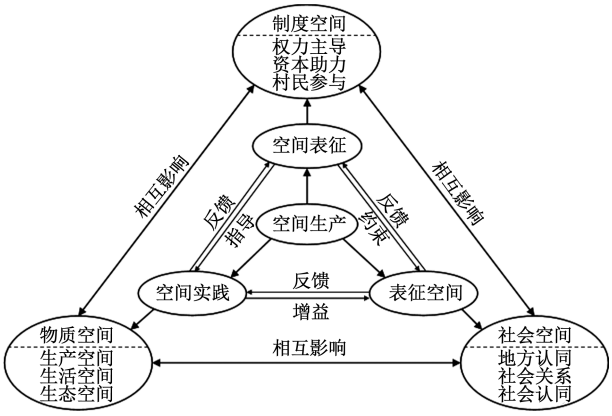


图1 马庄村空间生产分析框架

2 “马庄经验”概括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各地因地制宜推动发展，涌现出多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典型案例。浙江“千万工程”通过政府主导环境整治带动整体提升，推动生态环境与乡村发展协调并进；广东佛山三水区依托“强村公司”实现村企联动，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安徽黟县西递村则以非遗活化与美丽乡村建设并重，促进乡村文化传承与生活品质双提升。相比之下，马庄村在资源枯竭、基础薄弱的困境下，以内生动力为支撑，通过党建引领激发村民主体性，实现空间价值的重塑与发展动能的再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庄经验”，为乡村振兴路径选择提供新的思路。

“马庄经验”的核心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①坚持党建引领，推动乡村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庄村始终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重点，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结合村庄实际统筹战略规划，推动乡村发展；用好党风带动好民风，营造和谐融洽的村庄氛围，构建形成“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②依托特色产业，实现富裕马庄。20世纪80年代，马庄村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发展经济，但随着资源枯竭和环境问题凸显，于21世纪初关闭煤矿，开启产业转型之路。对采煤塌陷区进行生态修复，建设潘安湖湿地公园，打造集观光、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生态旅游产业链。同时，依托地方特色，大力发展中药香包产业，推动手工艺与市场结合，拓宽村民增收渠道。通过农文旅融合发展，马庄村探索出一条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产业富民”道路，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的典范。③基于文化立村，打造“文明马庄”。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酗酒、赌博等不良风气的挑战，马庄村开始走文化立村道路，成立农民乐团，积极开展文化娱乐、文明评比活动，逐步形成精神文明“马庄样板”，在2005年入选全国第一批“文明村”。④依托文化兴村，塑造“文化马庄”。2011年徐州建设潘安湖湿地公园，马庄村被定位为民俗文化体验区，深入挖掘、传承和创新乡村优秀传统民俗文化、非遗文化，建设民俗文化广场、香包文化大院等文化设施，致力于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和传统文化品牌，塑造“文化马庄”形象。

3 空间生产视角下“马庄经验”的理论逻辑

马庄村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的转变。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和空间表征、空间实践、表征空间的三元分析框架，深入探究马庄村的空间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制度空间起引领作用，通过政策、制度和规划引导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发展方向。

3.1 空间表征：制度空间重构

空间表征是规划者的精神构想，代表制度空间。马庄村的制度空间重构表现为从单一的物理空间管理转向多维度的综合空间生产，由权力、资本和村民共同推动。

3.1.1 权力主导

马庄村的制度空间由权力主导，政府和村两委

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安排,引领村庄发展的方向、确定具体的实施措施,带领全村人集体致富。20世纪50—80年代初,政府推动农业集体化,统一组织农业生产活动,构建以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制度空间。1970年起,村委会组织实施旱田改水田,响应“农业学大寨”号召,平田整地、建设公社万亩丰产田,解决村庄温饱问题。1983年,组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生产自主权,大幅提升了生产积极性。1985年开始市场化改革探索,村委会组织带领发展煤炭工业,推动资源市场化利用,实现村民增收;同时持续强化党组织建设,提出“文化立村、文化兴村”发展理念,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表1[21]),并以党建为抓手推动乡村治理(表2[21]),逐步完善制度建设,形成自治立基、法治引领、德治涵养“三治融合”新时代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模式。1992年政府引领农村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建立农村新体制。2001年村委会及时调整发展思路,关闭3座矿井,转型发展地上产业,同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修复。2005年,进而提出“文化兴村、旅游强村”发展思路,2006年将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列入村“十一五”规划。2011年,市政府启动潘安湖湿地公园建设,马庄村以此为契机,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强调生态优先,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于2017年提出,马庄村积极响应,围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生态宜居5大目标,深入推进新时代和美乡村建设。由此,在政府政策引领下,马庄村权力主体立足本村实际情况,依托地方资源,带领全村人大胆持续创新,引导马庄村与时俱进,不断推进乡村多功能化和乡村持续发展。

表1　马庄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关制度[21]

年份	制度政策
1986	规定每年春节期间均举办为期7天的农民运动会
	举办第一届元宵灯会,以后每年元宵节均举办元宵灯会
1987	家庭档案积分管理制度
	“五好文明家庭”评选活动
1988	创立广播节目“金马之声”
	《马庄村村规民约》
	《马庄村红白理事会章程》
	举办首届纳凉晚会,规定每年1—9月均举行乘凉晚会
	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民事调解小组
	规定每月1日举行升国旗仪式
	成立马庄农民铜管乐队
	规定每年11月定为法制教育宣传月
1990	成立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
1993	每周举办集体周末舞会
1997	十佳好婆婆、好媳妇评选
2004	十星级文明户评定
2006	恢复马庄庙会
2013	举办首届农民文化艺术节
2014	举办首届狂欢啤酒节
2017	首届沙雕节开幕
2018	第一届香包文化节开幕

3.1.2　资本助力

在马庄村制度空间重构过程中,资本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在文旅发展阶段。在政府政策的引导和资金支持的吸引之下,资本通过投资文旅项目和配套设施参与村庄规划(表3[21]),为马庄村带来资源和技术支持,推动文化产业、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权利主体根据资本需求调整规划,确保资本的有效利用。在资本的助力下,马庄村制度空间不断完善。

表2　马庄村乡村治理相关制度[21]

年份	制度政策
1986	提出“六个坚持”
1987	规定每月15日作为党员活动日
	党员干部志愿夜间轮流巡防制
1988	《马庄村党员联系户工作制度》
1989	创立党员名嘴讲坛,组建名嘴宣讲队
1992	党员积分制管理
	党支部“流动红黄旗”评比活动制度
2004	规定每月25日为民主理财日
2005	实施“三制模式”,推进“四项民主,三项公开”
2014	挂牌亮户先锋行
2017	“一强三带”
2018	“两包两联”“十必联”工作法
	推进“四化四权”建设
2019	成立协商民主议事会议
2021	建立乡村数字治理“全家福”信息系统

表3　资本投资建设项目[21]

项目名称	年份	投资金额/万元	主要投资方
两汉采摘园	2009	1 000	徐州两汉农业有限公司
天下春主题酒店	2015	—	江苏天下春文化创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婚礼博物馆大汉体验馆	2016	—	江苏天下春文化创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马庄采摘园	2018	300	江苏马庄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马庄文化大集	2019	10 000	徐州衢昊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马壮壮陌上田园综合体	2020	8 000	东方黎明集团
1921马庄红街	2020	4 000	江苏红旅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3.1.3 村民参与

马庄村村民作为制度的实践主体，积极参与制度空间建设。主要体现在：①自觉履行政策。从集体经济时期积极缴纳公粮到如今严格遵守村规民约，马庄村村民始终自觉履行各项制度，确保政策的有效落实。②积极配合政策实施。村民通过参与生态农家乐等项目建设，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积极参与村委会组织的周末舞会、十星级文明户评定等文化、评选活动，促进乡风文明建设。③参与乡村治理。村民通过参事制、票决制、双票制和民主协商会议等自治机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确保制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村民参与保障了政策制度的有效实施，推动了村庄治理模式的不断完善，为制度空间的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提供动力。

3.2 空间实践：物质空间改变

物理形态的空间是空间实践的场所，人们通过实践来改变物质空间，主要表现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变化。

3.2.1 生产空间优化：消费性服务空间的生产

马庄村积极推进产业转型，促进经济发展，生产空间得到优化。1948年马庄乡人民政府成立，1980年以前，村庄经济以农业为主导。1980年开始，马庄村走工业富民之路，挖煤开矿，发展煤炭工业；1980年代末开办化工、纺织、建材等企业，形成以煤炭化工为核心、农业和其他产业并举的经济实体；2001年起马庄村积极发展地面工业，新增10家制造业公司，同时发展批发、商务服务、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形成以工业为主导、农业和服务业并举的生产空间。2011年以后，马庄村相继关闭煤矿及相关制造企业，以徐州建设潘安湖湿地公园为契机，大力推进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积极发展香包、农旅等特色产业，第二产业企业比重由2010年的55%下降至2023年的31.65%，第三产业企业比重则从35%增长至63.29%（表4[21]）。由此，马庄村从“农业马庄”相继演变为“工业马庄”“文旅马庄”，消费性服务空间不断被生产，逐渐实现由农业及工业为主导的生产性空间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消费服务型空间的转型发展。

3.2.2 生活空间改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的营造

随着经济的发展，马庄村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不断增加（表5[21]），公共活动空间持续拓展，生活空间不断得以改善。1980年以前马庄村的生活空间以农田和简单的居住区为主，主要关注教育、医疗、交通等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设施建设。

表4 马庄村企业数量变化[21]

产业	行业分类	企业数量/个			
		1948—1980年	1981—2000年	2001—2010年	2011—2023年
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业	0	0	2	4
第二产业	采矿业	0	7	1	0
	制造业	4	6	10	10
	建筑业	0	1	0	15
第三产业	批发和零售业	1	0	1	2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	1	2	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	0	0	3
	房地产业	0	0	0	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	0	1	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	0	0	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	0	1	6
	文化、教育和娱乐业	0	0	2	2

表5 马庄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数量变化[21]

公共服务设施	设施建设数量/个			
	1948—1980年	1981—2000年	2001—2010年	2011—2023年
教育设施	4	2	1	1
医疗卫生设施	1	1	0	0
文化设施	0	1	4	25
交通设施	3	1	1	1
商业服务设施	2	1	0	2
社区服务设施	0	0	0	12
市政公用设施	1	0	1	3

20世纪80年代末，马庄村政府开始注重文化设施的建设，以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21世纪初马庄村新建4处文化设施，2011年以来，积极响应潘安湖湿地公园的建设，马庄村加快人文环境配套设施的建设，到2023年，区域内文化设施建设数量激增25个，社区服务设施建设数量达12个，村内文化服务及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完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不断扩展。马庄村的生活空间经历了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到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转变，更加注重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建设，展现出生活空间功能多元化和现代化趋势。

3.2.3 生态空间提升：生态景观空间的重建

生态空间的提升主要表现为生态修复、环境整治和生态景观建设。1980年以前马庄是一个以农

业生产为主的普通村落,并没有特别显著的生态特征,生态空间是原始的自然风貌。1980 年以后,马庄村经历长期的煤矿开采,导致采煤塌陷、土地污染和生态退化,生态空间被严重破坏。自2001 年起,马庄村逐步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河道变得清澈,空气质量提升,生态环境实现了显著的改善。2010 年以后,村庄的特色建筑群与自然景观和谐共存,湿地生态得到保护,田园风光旖旎,呈现出生态宜居、风景如画的乡村面貌。到2014 年,经过清理与疏通的河道水质进一步改善,环村水系景观设计与周围自然景观相互交融,形成了生态功能与景观效果相互协调的整体景观格局。马庄村生态空间历经从原始自然风貌、生态破坏、生态修复、生态景观构建的演进历程,为“马庄经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条件。

3.3 表征空间:社会空间重塑

表征空间是由符号和意义构成的空间,强调人们对空间的主观体验和理解,代表社会空间。马庄村发展的初期阶段,社会空间是物质空间发展的结果,主要承载工农业经济活动及其社会关系的生产功能。随着村庄空间生产不断深化,社会空间本身成为文化认同和社会秩序的构建平台,表现出更多的社会价值和主体能动性。马庄村社会空间的重构可以通过地方认同感提升、社会关系多元化和社会认同度高来体现。如图 2 所示,村民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构成者,也是地方认同感的主要来源;村两委、企业、游客和外来务工等主体与村民建立联系,推动社会空间发展;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国家机构和媒体等,通过评价和舆论导向间接塑造村庄社会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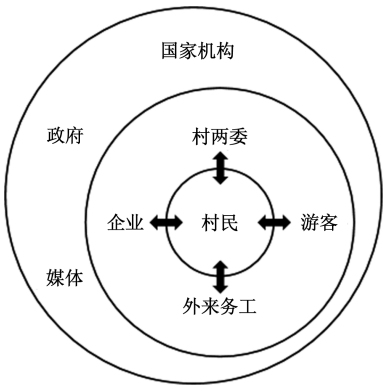


图 2 马庄村社会空间层次结构示意图

3.3.1 地方认同感提升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马庄村的发展受经济压力和传统的生产方式的制约,村民的地方认同感主要建立在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维系上,缺乏更为深层次的文化和社会认同。随着村庄的发展,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显著增强。根据官方报道中村民的描述(表 6),村民对于通过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不断增收的满足感、通过精神文化建设实现文明乡村发展的自豪感、通过农文旅融合发展建设和美乡村的幸福感和地方认同感溢于言表。

3.3.2 社会关系多元化

马庄村在发展过程中,空间主体不断增加,使得村民之间以邻里和宗族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关系逐步演变为经济合作、旅游服务等多元化的新型社会关系。以马庄香包大院为例,多元主体在多功能复合空间内互动,形成多种社会关系。企业向村民提供原材料和制作订单,村民通过劳动获得报酬,形成雇佣与合作关系。在香包设计与制作环节,村民共同完成香包订单,形成合作关系。经验丰富的村民也会向新手传授技艺,形成师徒式的学习关系。

表 6 官方报道中的村民描述

年份	村民	描述	主题
2018	姓名未知	马庄有“三宝”:乐团、香包、婆媳好。这三宝就是我们马庄人的骄傲,让我们村出了名	精神文明
2018	张传芝	现在有家庭档案,计分管理,最合理最民主了,咱们家要好好干	精神文明
2021	李红侠	有了家门口的停车场,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村里真是给大家伙儿办了件大好事	物质文明
2020	孟洪永	通过经常到包挂户走访交流,得知谁家有喜事、丧事、难事、急事、病事,谁家有矛盾纠纷、信访、当兵入伍、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我作为志愿者都会上门联系,主动服务。这也被称为“十必联”工作法	政治文明
2020	王秀英	过去天空灰蒙蒙,路上黑乎乎,年轻人出去了就不愿回来。没想到,仅仅几年时间,我们这的生态环境就打了翻身仗,处处是风景	生态环境
2022	厉慧卿	以前我在家里收入几乎为零。村里的香包产业发展起来以后,现在我们家人均年收入能到 4 万元。我既能在家里照顾孩子,还能多赚钱,一举多得	物质文明
2023	孙景伟	自从进了这个乐团,影响一生。接触的事多,眼界就开阔了。出国、到全国各地,了解越大信心越大	精神文明
2024	王冲	闲时可以和邻居去村里文明实践站下象棋,文化礼堂里还定期有村乐团演出可以看	精神文明

外来务工人员参与缝制、包装等过程，与村民形成协作关系。在销售环节，村民通过现场制作演示向游客展示香包制作技艺及文化内涵，同时，游客购买香包或参与手工体验，与村民形成消费与服务关系。企业与地方政府在香包产业链上合作推动产品研发、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形成政策扶持与产业协作关系。多元社会关系的和谐共生，为马庄村社会空间的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3.3 社会认同度高

马庄村坚持“党建引领、乡风润村、旅游富民”的发展路径，形成了全国闻名的“马庄经验”，受到社会广泛认同。①外界广泛关注。马庄村连续多次登上央视《焦点访谈》《我的美丽乡村》《乡村行 看振兴》等栏目；被人民网、央视网、新华报业网、中国江苏网、中国徐州网等多个官方媒体多次报道，近10年来市级以上官方媒体报道篇数超过200篇，报道内容涉及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等多个方面。②政府积极推广。2018年徐州市出台《关于总结推广马庄经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2021年“马庄经验”被写进了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中。③国家高度评价。2011—2021年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镇”“全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10余项国家级荣誉。

马庄村的三元空间并非简单共存，而是构成了一个动态互动的耦合系统，彼此相互作用、共同演化。①制度空间与物质空间的互动。制度空间通过具体政策和规划设计，为物质空间的重构提供明确方向和制度保障。例如，村党组织提出“文化兴村”战略，牵头发展文化产业，激发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生产力，促进物质空间提质优化。随着物质空间的提升，新需求和问题也不断涌现，制度空间需要相应调整，以支持物质空间的进一步发展。②制度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互动。制度空间通过设定规则和规范，提供治理框架，促进社会秩序和公共服务的有效运行，增进村民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推动社会认同的形成。社会空间则通过村民的参与与反馈，反哺制度空间，促使政策更加精准、灵活，同时激发村民共同参与治理的热情，形成共建共享的协同治理格局。③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互动。物质空间的改善，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生态环境修复，提升了村民生活质量，增强了村民的幸福感、社会参与感和集体认同感。随着村民认同感与参与度的提高，社会互动变得更加积极，大家共同关注公共事务的管理与改善，提出了更多建设性意见，推动物质空间进一步建设与提升。制度空间、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正向耦合与循环反馈机制，构成了马庄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源泉，实现了乡村空间的持续生产与可持续发展。

4 空间生产视角下“马庄经验”的实践路径

深入剖析“马庄经验”，其核心机制在于制度、物质与社会三元空间的协同重构。制度空间的科学规划为乡村发展筑牢根基，物质空间的优化升级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撑，社会空间的凝聚整合为乡村进步注入活力。未来，“马庄经验”应依靠三元空间的持续创新不断深化实践路径。

4.1 党建创新引领，完善乡村制度空间

以党建创新为核心抓手，通过机制优化与数字化赋能，推动乡村制度空间提质增效。①深化创新“党建＋”模式，设立村级“党建引领工作专班”，定期开展“十必联”工作机制效能评估，重点核查党员联系群众覆盖率、诉求响应时效等指标，以制度刚性确保服务群众“无死角”；②升级完善“全家福”数字治理系统，开展操作培训，提高系统在村务管理中的应用深度，通过用户活跃度与服务使用频次，动态反映其运行效果；③针对乡村治理的复杂性，选择试点区域推进“五治”融合治理，设定试点周期与评估节点，依据群众参与度、问题解决率等反馈指标，不断优化治理结构。

4.2 文科融合赋能，优化乡村物质空间

立足“马庄精神”与地方文化内核，以“文化＋科技”为核心路径，推动文旅产品创新和乡村新业态培育。①组建由非遗传承人、文化创意人才与科技专员构成的“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团队，系统挖掘村庄特色文化资源，打造新时代“马庄文化IP”，同步构建涵盖视觉符号、叙事体系的统一品牌识别系统，强化文化标识的独特性与传播力；②依托数字技术推动传统文化产业情景化、场景化发展，打造体验式工作室、参与式文化演艺及沉浸式虚拟现实体验，丰富乡村文化消费场景，提升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同时，建立常态化反馈机制，通过线上平台与线下调研收集游客评价，动态调整产品设计与服务细节，推动文化产业在持续创新中实现深度融合发展。

4.3 主体联动协作，提升乡村社会空间

以多元主体协同为核心，通过能人引领、人才汇聚与品牌传播，增强乡村凝聚力与发展活力。一

方面,激发乡村能人和企业家精英的带动作用,实施“能人带徒”计划,传授技能、指导创业,提升村民参与感、责任感与自豪感;同步优化乡村人文环境,推出创业扶持、生活配套等政策,吸引外乡人、新乡人扎根创业,形成“新乡人带动返乡人、返乡人激活原乡人”的良性循环,汇聚内生外生双轮驱动的发展动能。另一方面,不断创新媒体宣传营销,构建分层分类的品牌传播体系,依托大众媒体精准推送“马庄经验”的实践成果与示范价值,同时,创新“马庄叙事”地方形象推介,以精神、价值、产品和地方形象全方位呈现乡村魅力,增强村民的地方归属感与外部社会的价值认同,实现情感共鸣与发展共识同步提升。

5 结论

(1)空间生产视角下,“马庄经验”体现了制度空间、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协同重构。在权力、资本和村民的共同推动下,制度空间不断完善,更好地契合了村庄发展的需求。物质空间的改变表现为“三生”空间的重构:生产空间由传统农业和工业主导向消费性服务业转型,生活空间从满足基本需求转向营造公共活动空间,生态空间从被破坏到构建生态景观。多元主体的互动重塑乡村社会空间,体现在村民地方认同感的增强、村庄社会关系的多元化以及社会认同度的提升。在马庄村发展过程中,三元空间不断互动与演化,促进了乡村空间的持续生成与发展。

(2)为推动“马庄经验”持续深化,未来需聚焦三元空间的协同创新。制度空间要深化党建引领,优化“党建+”模式和数字化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与服务质量;物质空间需依托“文化+科技”路径,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提升乡村物质空间的文化价值和市场吸引力;社会空间要加强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通过能人引领、人才汇聚与品牌传播,推动乡村凝聚力与发展活力的持续增强。

参考文献

[1] 王太文,刘祖云,许志中.“后生产主义”:理论、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热带地理,2024,44(7):1263-1278.

[2] 姚娟,马晓冬.后生产主义乡村多元价值空间重构研究:基于无锡马山镇的实证分析[J].人文地理,2019,34(2):135-142.

[3] 金利霞,文志敏,范建红,等.乡村空间重构的理论研究进展与理论框架构建[J].热带地理,2020,40(5):765-774.

[4] 张一兵.社会空间的关系性与历史性: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解读[J].山东社会科学,2019(10):24-30.

[5] 丁晓雨,李伯华,刘沛林,等.空间生产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机制研究:以上甘棠村为例[J].长沙大学学报,2022,36(5):74-82.

[6] 朱晓翔,乔家君.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三元辩证法视角的分析[J].经济地理,2020,40(8):153-164.

[7] FRISVOLL S. Power i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s transformed by rural tourism[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2,28(4):447-457.

[8] 胡静,谢鸿璟.旅游驱动下乡村文化空间演变研究:基于空间生产理论[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0(2):99-109.

[9] 田雪青,王晓艳,王毓川.城郊融合型乡村社会空间互嵌共生路径实践:基于昆明市M村的调查分析[J].现代农业研究,2024,30(12):123-128.

[10] 魏萍,蔺宝钢,张晓瑞.基于空间三元辩证法的迁村并点型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研究:以西安地区石砭峪新村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22(5):64-69.

[11] 张诚.权力、资本与生活: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的三重逻辑[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53-163.

[12] 张娟,王茂军.北京市休闲型乡村时空修复与潜在风险:以莲花池村为例[J].人文地理,2020,35(5):69-76.

[13] 段德罡,曾翔天,李冠明珠.空间生产视角下大都市边缘地区乡村空间转型研究:以西安市长安区抱龙村为例[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23,38(5):9-16.

[14] 王华,梁舒婷.乡村旅游地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过程与机制:以丹霞山瑶塘村为例[J].人文地理,2020,35(3):131-139.

[15] 吕慧妮,杨忍.基于行动者网络的乡村转型及其空间生产研究:以凤和空港小镇为例[J].人文地理,2023,38(1):130-139.

[16] 杨馥端,窦银娣,李伯华,等.符号消费与场域转换: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演变与重构[J].地理研究,2023,42(8):2172-2190.

[17] 胡磊,黄焱.空间生产视角下行动者网络推动乡村振兴策略研究:以杭州市永安村为例[J].小城镇建设,2024,42(2):32-41.

[18]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Blackwell Ltd,1991.

[19] 张敏,熊帼.基于日常生活的消费空间生产:一个消费空间的文化研究框架[J].人文地理,2013,28(2):38-44.

[20] 叶超,柴彦威,张小林.“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J].经济地理,2011,31(3):409-413.

[21] 江苏名镇名村志编纂委员会,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志编纂委员会.江苏名村·马庄村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Mazhuang Experience" in Xuzhou from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

FAN Xinyun, QU Aixue, PENG Junhao

(School of Geography, Geometrics & Planning,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aking Mazhuang Village in Xuzhou as an example, a dialec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Mazhuang Experie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Mazhuang Village has achiev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ree spaces: power leadership, capital-driven development, and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have jointly facilitat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spac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has optimized the functionality and structure of the material space,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social space is reflected in the enhancement of local identit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social recognition. In the future, Mazhuang Village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governance innovation, cultural empowerment, and 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to achiev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the three spaces and contribute to high-qual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spatial production; triadic dialectic; rural revitalization; Mazhuang Village